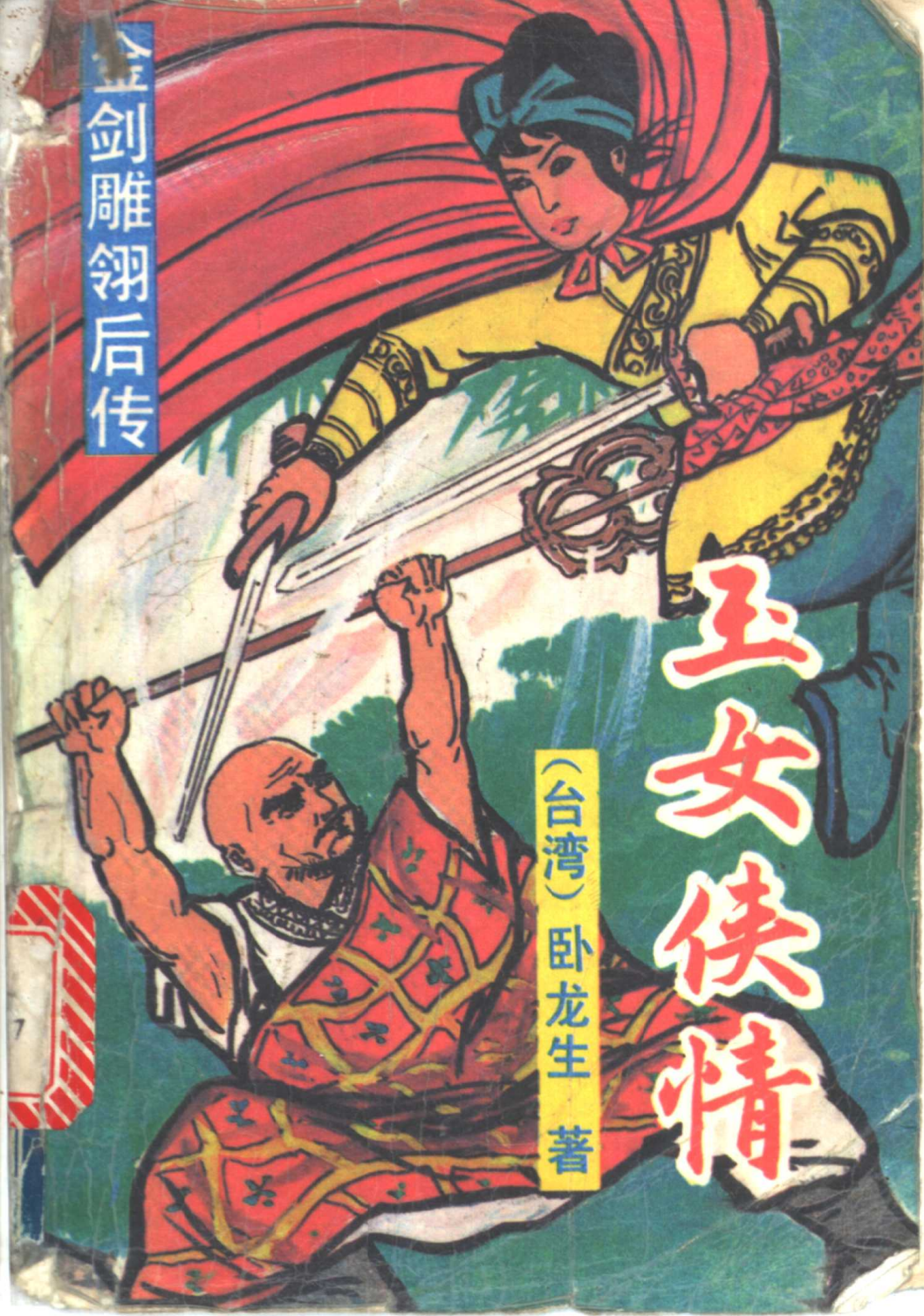


金劍雕翎后传

玉女侠情

(台湾) 卧龙生 著



金劍雕翎后传

玉女侠情 (上)



内 容 提 要

玉女岳小钗几番濒临死难，蒙玉箫郎君张俊解救，铭感在心。玉箫郎君的求婚，她却无法允诺，因遵先母岳云姑之遗命，终身托付金童萧翎。然而，六年来俩小未相晤面，情丝各系心头，未卜萧翎生死，情兮！义兮！嫁张？嫁萧？约定三月后断魂崖底决分晓。

征途中，俩小意外相逢，各叙往事，黯然神伤。岳小钗似有隐情，交付“禁宫之钥”重托于萧翎后，决然离开……

百花山庄大庄主沈木风凶残阴毒，为图谋独霸武林，视萧翎为眼中钉，步步埋伏，追踪、暗算……

萧翎为制服沈木风，寄望断魂崖之约。他精神奋发，身藏“禁宫之钥”，率杜九、商八束装向武夷山进发，循民间“姻缘峰，万蛇谷”之传说，寻觅“禁宫”所在。

北海冰宫的公主百里冰，年轻高艺，爱慕萧翎，孤骑千里，跋涉风尘，追寻至姻缘庙偶遇。她为关注萧翎的安危，柔情随往。

萧翎等屡经恶战，入荒山，下深谷，历艰险，忍饥负

重，改装易容，避沈木风，混入“禁宫”开发，更显才智超人。

但事与愿违，“禁宫”已被人先入，价值大失。十大高手困死“禁宫”……“禁宫”遗物之一——《箫王张放的武功手录》萧翎视若至宝，群豪亦虎视眈眈，因而，又卷入一场险恶的争斗……

百里冰深知萧翎受岳云姑、岳姐姐的恩情如山重，她为情丝所牵绵，愿终身跟随萧翎，委身为妾、为婢。

岳小钗亲仇已报，再方洗心茅舍，拜谒先母遗容，夙愿已偿；眼见萧翎已成大器，有百里冰俪影成双，故执意为之成全，毅然削发，剪断千条烦恼丝，立志继承洪老前辈衣钵，归心佛门，终老洗心茅舍。

沈木风悍为白云山庄张夫人冲荡洗心茅舍，为虎作伥，向岳小钗逼婚。萧翎以一尺八寸的伏魔金剑拒敌，刀光剑影下击毙沈木风及江湖众帮凶……神风帮就此星散江湖。

玉女岳小钗知情理，明大义，轻私情，堪称女侠楷模！

目 录

第一章	古刹惊变来三恶.....	(1)
第二章	飞箭传书预示警.....	(24)
第三章	鄂州城内探敌踪.....	(39)
第四章	救群侠双妹舍命.....	(72)
第五章	似水柔情归何处.....	(102)
第六章	举步留痕显绝技.....	(131)
第七章	述往事黯然神伤.....	(162)
第八章	幽幽情怀向谁诉.....	(192)
第九章	姻缘峰巧逢倩女.....	(219)
第十章	碧波潭中观奇景.....	(250)
第十一章	敲石取沙求明证.....	(277)
第十二章	探奥秘筹谋脱困.....	(312)
第十三章	深谋熟虑探禁宫.....	(338)
第十四章	现奇迹各得异宝.....	(367)
第十五章	失先机黯然出宫.....	(385)
第十六章	拼全力两败俱伤.....	(407)
第十七章	遵信约巧获秘录.....	(446)
第十八章	断魂崖底生死斗.....	(469)
第十九章	以剑代箫显绝技.....	(499)
第二十章	虎落平阳被犬欺.....	(521)

第一章 古刹惊变来三恶

几度夕阳照残山，几度晓风拂明月。此刻天上无月，但室中有灯，一灯如豆，萧翎等人紧随无为道长身后，行入室中。无为道长做梦也未料到云阳子竟会向他出手。云阳子出手奇快，变招更是迅如电火。无为道长虽有过的武功，但在恍惚中，毫无戒备，无法避开这迅如奔雷、变化莫测的突袭，竟被对方一指点中穴道，顿感半身麻木。

就在云阳子突起施袭，攻向那无为道长的同时，分坐在云阳子两侧六个道人，也陡然一齐跃起。

但闻左侧一个道人道：“撤剑，以六合剑阵围住他。”

语声甫落，室中剑光连闪，一片剑影，涌向萧翎。

萧翎身中两掌，大喝一声，疾发四掌，以挡四面来势，护住身子。

六个道人似是亦知遇上了从所未遇的劲敌，发动六合剑阵，以佳妙绝伦的配合，把萧翎团团围在六合剑阵之中。

但萧翎昔年学艺三圣谷，得自恩师庄山贝所授奇奥的剑法，改持守势之后，任他六合剑阵威势惊人，也无法伤得萧翎分毫。

萧翎藉势反击，长剑连连现出奇招，剑芒闪动中闻得连声惨叫，六人伤三人，余下三人一齐收剑而退。

云阳子冷笑一声，举手在脸上一抹，眉髯尽脱，露出一

张削瘦的长脸，现出原形，却是冷手秀士田中元。他缓缓说道：“你就是那萧翎了？”

萧翎道：“不错，阁下何人？”

那人冷冷一笑，道：“你听过南海五圣的大名么？”

萧翎道：“这六位伪装武当门弟子的，又是何人？”

那人道：“百花山庄中的剑手。”

萧翎冷笑说：“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五凶，竟然也是百花山庄中的爪牙。”

这时，冷手秀士田中元，亦似在等待什么，双目凝视在萧翎身上，凝神倾听。

田中元久闻萧翎之名，因此，与他动手之时亦是特别小心。

直待萧翎放手施展反击，田中元才觉得遇上了劲敌，正待收剑而退，已是势所难能，被萧翎长剑涌起的重重剑影困了起来，静静地站着不动。

萧翎一则担心父母的安危下落，二则想从田中元口中探得一些消息，是以不愿伤他，希望能把他生擒活捉。继而怒声喝道：“南海五凶空负盛名，竟然是这等卑下之徒。”

这等武林高手之搏，谁也不肯让出分毫先机。在两方数度交锋中，萧翎总感有人相助，诧异道：“这人每次相助都不肯留下姓名，不知是何用心？”

无为道长道：“那人的生相如何？”

司马乾睁开双目接道：“就兄弟所见而言，颇似一位姑娘。”

萧翎口中不言，心中却是大感奇怪，暗道：哪来的这多女娃儿相助，当真叫人不解！莫不是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姑娘？

孙不邪道：“这人是谁呢？好象他一直隐身暗中，相助咱

们。”

这时，萧翎、司马乾、中州二贾和云阳子等，都已走了上来，随在孙不邪等身后，向庙中行去。

无为道长道：“那人不但在暗中相助咱们，使我们武当脱了一次大难，而且，他对那沈木风的举动，似亦十分瞭然。”

萧翎接口道：“也许这人就是那以乐声惊退沈木风的高人。”谈话之间，已到大殿。

萧翎缓步入殿，抬头看去，只见殿中神像，已然破损得无法辨认出是何神位，但整个大殿，却打扫得十分干净。

大殿一角中，并躺着三个人，似是都已睡熟过去，萧翎等进入大殿，那些人浑然不觉。

萧翎回顾云阳子一眼道：“道长，在下可以过去瞧瞧他们的伤势么？”

云阳子道：“自然可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三人受伤，都很惨重，此刻，虽然已可保下性命，但神志还未全清，只怕难以认出萧大侠。”

萧翎道：“不要紧，我只是瞧瞧他们的伤势，不惊扰他们就是。”

缓步行了进去。

只见三人仰卧之处，铺着很厚的褥子，身上覆着白色的棉被，马文飞闭着双目，似是睡得正熟，另外两人，头也被包扎起来，双目都在白纱之中，难以看清面目。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低声问道：“他们可能保下武功？”

云阳子道：“武功不至废去，但只怕三人之中，有两位要成残废之身。”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已然倾尽我武当灵药，疗救他们的伤势，是否能够保下他们身躯不残，贫道是毫无把握。”

萧翎心中暗道：如果那毒手药王在此，定可保全他们的身躯。

想到毒手药王那绝世医术，不禁暗生仰慕。

只听张自安长叹一声，道：“在下腹中饥饿难耐，不知是否有食用之物？”

原来，杜九背着张自安进入大殿之后，就把他放在门后，他两腿仍然捆绑在木椅腿上，无法站起，倚在壁间，半躺半卧。

无为道长望了云阳子一眼，道：“要他们备些食用之物。”

云阳子道：“小弟子已然要他们准备了，大概就可以送上来了。”

说话之间，两个青衣道童，分别捧着饭菜，行入大殿。

群豪经过一日夜奔走恶斗，腹中早已饥饿，只是这些人都有武功在身，耐受之力，自非常人能及。

饭菜送上，群豪立刻大吃起来，匆匆餐毕，无为道长望着萧翎说道：“此地不宜久留，贫道之意咱们坐息一阵，待精神恢复之后，立时上路……”

话未说完，瞥见一个中年佩剑道长，匆匆奔入，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道：“启禀掌门师尊，古刹外发现人踪。”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还未来得及答话，云阳子已霍然起身，道：“我去瞧瞧。”

匆匆奔出大殿。

孙不邪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是那百花山庄中的人，远远在身后追踪咱们，那是不难找到古刹来了。”

语声甫落，只见云阳子急急跑了进来，说道：“果然来了强敌，而且来势奇快，距古刹不过三米左右了。”

萧翎霍然站起身子，道：“他们来了多少人？”

云阳子道：“约略望去，总在十人以上。”

萧翎道：“这么看来，对待百花山庄中人，是不能手下留情了，必得一一诛绝才是。”

孙不邪道：“十人之上，咱们是足以对付得了。”

云阳子道：“我去传出讯号，要分布在四周的本门弟子，一起撤回古刹。”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咱们尽歼来人之后，立刻撤离此地。”

展叶青道：“在下先去助那守在大门处的弟子一臂之力。”

言罢，纵身一跃，飞出大殿。

无为道长目光一扫孙不邪，道：“老前辈请主持大局，分派人手。”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我瞧还是道长主持的好，老夫和箫兄弟先行迎战来敌。”也不让无为道长答话，牵着萧翎，大步而去。

这时，留在古刹中的武当弟子，都已云集大殿外面执行待命。

无为道长掠了殿中群豪一眼，缓缓说道：“眼下最为紧要之事，是保护马总瓢把子等三人的安危，因此，除由本门中几位弟子各两人一组地分守门窗之外，诸位和贫道就在大殿之外，列阵拒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金算盘商八略一沉吟，道：“道长考虑得甚是周到，但不知来敌为何许人物？”

无为道长道：“如以贫道之意，最好是坐以待敌，把他们诱入古刹，再行诛绝，但不知孙老前辈是否和贫道之见相同？”

商八道：“道长之言甚是，兄弟去对孙前辈说一声。”大步向外行去。

且说孙不邪牵着萧翎，行至大殿门口，果见十几个黑衣大汉，疾奔如飞而至。

展叶青带着四个武当门下弟子，各执长剑，一排横立，挡在门口。

孙不邪心中一动，道：“咱们先隐在大门之内，瞧瞧来的 是什么人，再作主意；如是来敌微不足道，那就不用现身了，暗中助那展叶青一臂之力就是。”

他一向想到就做，也不管萧翎是否同意，就拉着萧翎隐在大门之后。

凝目向外瞧去，只见三个大汉，当先而至。

左面一人身高八尺，赤红脸，背着一对铁拐杖，身着红衣、红靴，全身上下像一团火。

右边一人蓝衫佩剑，正是那冷手秀士田中元。

居中一人，身着黑袍，左眉上一条刀痕，把一道浓重的长眉，生生分成两半。

萧翎低声说道：“冷手秀士，既然敢追来此地，想必已有了准备，也许这两个也是南海五凶中的人物”。

孙不邪道：“老叫化亦有此感。”

萧翎道：“如是五凶中人，只怕那展叶青孤掌难鸣，咱

们得早些去助他一臂之力。”

孙不邪道：“不要紧，咱们先瞧瞧再说。”

萧翎一时间也想不通孙不邪心中之意，只好站着不动。

那当先三人来势甚快，眨眼之间已到了展叶青的身前，相距展叶青四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

那居中的黑衣人，回顾了冷手秀士田中元一眼，道：“可是这人么？”

田中元摇摇头，道：“不是……”

展叶青一挥手中长剑，冷冷说道：“三位要找何人？”

那黑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一掠展叶青和四个中年道长，道：“萧翎。”

展叶青一扬双眉，道：“不错，萧大侠现在古刹之中，三位想见萧翎不难，必得先胜了在下手中之剑。”

那居中黑袍人冷哼了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展叶青心中暗道：萧翎自出江湖，行踪至，无不被他抢尽风头，短短时光，声名大噪，隐隐间已成最受武林同道敬重之人，再过一些时日，不难成领导武林的领袖人物，我们武当派在武林中历久不衰的盛名，只怕也要被他掩去，这三人既是指名向萧翎挑战，自非无名之辈，我展某人今日如能击败三人，明为萧翎，暗中却一震我们武当派的声威。

……

他只管在心中打着如意算盘，却忘了回答黑袍人询问。

那黑袍人双眉耸动，双目中杀机闪闪，显然心中十分激怒，不知何故，竟然强自忍了下去，重重咳了一声，道：“你是武当门下弟子？”

展叶青道：“武当门下展叶青，三位既敢指名挑战萧翎

萧大侠，想非无名人物了。”

那居中黑袍人举起右手，伸展五指，道：“‘南海五圣’你大概听说过了？”

展叶青微微一怔，道：“久闻大名了。”

左面那全身红衣之人和冷手秀士田中元始终不插一语，显然那居中的黑袍人，要比两人的身份高些。

只听那黑袍人道：“既知五圣之名，还不快些替我通报……”

展叶青道：“通报什么？”

黑袍人道：“通告萧翎，就说南海五圣有事见他。”

展叶青道：“诸位只有三人，何以要自号五圣？”

黑袍人一张阴森铁青的怪脸，已然胀成紫黑的颜色，想他定然是一位脾气暴急的人物，但却似被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束缚，强行忍下不肯发作。

只见他摇头挥手地说道：“阁下一定要问清楚么？”

展叶青道：“不错。”

黑袍人陡然一跺脚，在尘土飞扬中，沙石地上深陷了两寸多深的一个脚印，冷冷说道：“在下摄魂掌孙成，在南海五圣中排行数二……”

目光一掠左面的红衣人，接道：“这位是在下三弟柴威……”

转脸望了田中元一眼，接道：“五弟冷手秀士田中元，阁下还有什么要问的？”

隐身在大门之后的孙不邪和萧翎，都听得十分清楚，孙不邪大感奇怪地说道：“南海五凶昔年血洗青城、峨眉两大门派，生性暴虐无比，出手就要杀人，今日何以竟然这等温

和？”

萧翎道：“我瞧他满脸杀气，显是心中十分激忿，只是强行忍着，未肯发作罢了。”

孙不邪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他强忍激怒不肯发作，只是为了见你。”

但闻展叶青缓缓说道：“三位要见萧大侠，不知有何要事？”

摄魂掌孙成怒声说道：“那萧翎在还是不在？在下的忍耐功夫有限。”

萧翎正待举步而出，却被孙不邪一把拉住，低声说道：“不要慌，再等片刻不迟。”

展叶青一心想替武当扬威，一挥长剑，道：“过得此关，再见那萧大侠不迟。”

孙成冷冷说道：“阁下这般刁难，不知是何用心？”

左手一挥，左面那红衣大汉，突然飞步而出，右手一扬，硬向展叶青长剑之上抓去。

展叶青料不到来势如此之快，长剑几乎被他抓住，匆促间，疾向后面跃退五尺，挥手一剑，洒出一片剑花。

柴威大喝一声，右手呼的劈出一股拳风，前进两步，左手已然取下肩上铁拐杖。

他举动豪迈，攻势锐利，竟然把展叶青手中那精钢长剑，视作无物。

展叶青觉出对方拳风恶猛，呼啸声中挟带着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住剑势，不禁心头骇然，暗道：此人拳劲强猛，实非好与人物。

忖思之间，那柴威已然摘下兵刃。

展叶青急欲反击，长剑忽出一招“星河倒挂”，点点寒芒直刺过来。

这一招乃武当剑法中精华招术之一，剑势绵密异常，攻势之中，却带着谨严的守势，把门户封闭得十分严密。

那知柴威一推铁拐杖，硬向那绵密的剑锋中攻了过去。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震耳不绝，展叶青竟然又被逼得向后退了一步，手腕隐隐作麻。

柴威左手一杖硬攻，迫乱了展叶青的剑势，右手已然取下了另一根铁拐杖，举杖攻去。

只听孙成冷冷喝道：“住手！”

柴威一收铁拐杖应声而退。

孙成举手一挥道：“在下此来并无和你们为敌之心，实有要事，求见萧翎。”

展叶青心中仍然想着那柴威破去自己“星河倒挂”的一剑，只觉他一杖伸来，毫无章法，不知何以竟然把自己剑中蕴藏的变化全都破去，心中既是震惊，但又有些不服……。

柴威仍然不闻展叶青回答之言，不禁大怒道：“也许那萧翎不在此地，这人装聋作哑，不肯理会咱们，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小弟先把这人和四个牛鼻老道宰了再说。”

正待举杖攻上，突然一阵朗朗笑声传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劲装少年缓步而出。

田中元道：“来人就是萧翎。”

原来萧翎隐在门后，看柴威和展叶青动手，亦是心头骇然，暗道：这人打来不见什么章法，但是一拳、一杖，竟然都含着无比的威势，当真是招招都含蕴着千钧之力，拳拳都可以制人死地。只怕展叶青难再接他几招，这才纵声大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